

繆鉞・葉嘉瑩◎著

詞學古今談

國文天地關係企業◎萬卷樓

詞學古今談

繆鉞・葉嘉瑩◎著

詞學古今談

著 者：繆鉞·葉嘉瑩
發行人：葉曉珍
總編輯：許錢輝
責任編輯：黃炫敏
發行所：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67號14樓之1
 電話(02)3952992·3216565
 FAX：(02)3944113
 劃撥帳號15624015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上統電腦排版事業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380元正
出版日期：民國81年10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本書由作者授權出版 翻印必究◎

目錄

前言

詞品與人品——再論晏幾道

陳師道詞論與詞作述評

宋詞與理學家——兼論朱熹詩詞

論朱淑真生活年代及其《斷腸詞》

朱淑真生活年代考辨

論高觀國詞

論汪元量詞

論王清惠《滿江紅》詞及其同時人的和作

葉嘉瑩 一

繆鉞 五

繆鉞 二一

繆鉞 三三

繆鉞 四七

繆鉞 六九

繆鉞 八一

繆鉞 九五

繆鉞 一一三

論金初詞人吳激

論元好問詞

論張惠言《水調歌頭》五首及其相關諸問題

常州派詞論家「以無厚入有間」說詮釋

唐宋詞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

論詞的空靈與質實

論陳子龍詞

——從一個新的理論角度談令詞之潛能與陳子龍詞之成就

論納蘭性德詞

——從我對納蘭詞之體認的三個不同階段談起

論王國維詞

——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的評賞

論王國維詞（續）

——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的評賞

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

繆鉞 一二三

繆鉞 一三五

繆鉞 一七三

繆鉞 一八七

繆鉞 一九五

繆鉞 二〇九

葉嘉瑩 二一九

葉嘉瑩 二六一

葉嘉瑩 三〇五

葉嘉瑩 三三三

葉嘉瑩 三七一

從一個新論點看張惠言與王國維二家說詞的兩種方式	葉嘉瑩	四二七
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上)	葉嘉瑩	四四一
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下)	葉嘉瑩	四八一
附錄：王沂孫其人及其詞	葉嘉瑩	五一九

前言

葉嘉瑩

早在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曾出版了四川大學繆鉞教授與我合撰的《靈谿詞說》一冊，現在所出版的《詞學古今談》，實為前書之續編。不過我們却換了一個新的書名，而且內容與體例也都與前書有了相當的不同，現在我就把我們何以做了這些改變的原因及經過，略加敘述。

關於繆先生與我合作撰寫《靈谿詞說》一書之動機及經過，我們在《詞說》之《前言》與《後記》中，都已曾有過頗為詳細的說明。原來《詞說》一書之撰寫以及撰寫之體例，一切蓋皆出于繆先生之倡議。我與繆先生相識於一九八一年春在成都草堂舉行的杜甫學會首次年會之中，當時國內已早于一九八〇年出版了我的《迦陵論詞叢稿》一書，先生讀後認為我論詞之見解與先生頗有相合之處，遂提出了合作撰寫《詞說》之計劃。又因先生曾經寫詩相贈，我亦曾寫詩奉答，先生見我於撰寫論文之餘亦從事詩詞之創作，內心尤深賞契，遂又提出了以論詞絕句與理論文字相結合之撰寫方式。而我於四十年前初讀先生《詩詞散論》一書之時，即已對先生

深懷仰慕，而今既幸得相遇，更蒙知賞，後得合作之機會，感激之餘，遂欣然奉命。及至出書之際，則據上海古籍友人相告云各地新華書店對此書徵訂之冊數甚少，此或由於此書之題名及撰寫之體例皆不免過於古雅之故。蓋當時正值國內改革開放不久，社會上乃不免有一種崇尚新異之風氣。記得我於一九八六年秋回國講學時，就曾有幾位相熟的友人先後勸我在講授古典詩詞時，最好能增入一些新說及新義以提高學生們學習古典文學之興趣。當時《詞說》一書既已結集，即將出版，繆先生亦以爲今後我們雖仍可繼續撰寫論詞之文稿，以備日後出版《詞說》之續集，但却已不必拘守以前所約定的結合論詞絕句之形式，而可以各按自己之心得與興趣採用不同之方式來撰寫。那時恰好有《光明日報》的幾位編輯先生，要我爲他們的《文學遺產》撰寫專欄短稿，於是自一九八六年十月開始，我遂爲《光明日報》陸續撰寫了一系列短稿，題名爲《迦陵隨筆》，有心引用了一些西方文論如符號學、詮釋學、及接受美學等論點，來對中國傳統的詞學做了一些反思的探討。不過，這一系列短稿却並未收入這本《詞學古今談》之內，那是因爲自從這些短稿發表後，就曾經有友人建議，以爲我應將這些短稿所涉及的内容改寫爲一篇長篇論文，那就是現在收入本書之內的《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一篇文稿。而自茲以後，我遂一連寫了數篇用西方文論來探討中國詞學的文稿。而與此同時，繆先生則以其深邃之舊學，繼《詞說》所寫的對唐宋之詞與詞人的論述之後，更陸續撰寫了以對金元以來之詞與詞人之論評爲主的一系列文稿，計共有十四篇之多，雖然

每篇之篇幅不長，但却皆爲先生讀詞有得的賞心貴當之言。以先生行文之精簡與我之冗雜相比，從表面看來，其內容與風格當然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不復似以前所合撰的《詞說》一書之體例與風格之相一致。當我最初將自己所寫的這些冗雜的長文寄奉先生求正時，原以爲或者將爲先生所不許，豈意先生讀了我這些引用了西方文論來探討中國之詞與詞學的冗雜之長文後，不僅未曾斥以爲荒誕不經，反而來函極致贊許，以爲我所嘗試者實爲繼王國維《人間詞話》之後，對中國詞學之又一次值得重視的開拓。先生的過譽之言，我自然愧不敢承，然就先生言，於此乃益見其識見之通達與胸襟之開濶。蓋以先生平日論學即主張既要專精、也要博通。又曾提出幾種結合之論，以爲當以文史相結合，史論相結合、古今相結合，中外相結合。因此先生早年所撰《詩詞散論》一書，即曾在其《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中，將中國之學者與西方之哲人相並論，又曾在其《論詞》一文中，將中國歷代之詩賦詞曲與西方各類風格不同之詩歌相比較。蓋以中國文學批評之拓展固原有待於舊學新知之貫通與融會，先生固應早在四十年前就有了此種博通之識見，是以我所撰寫的融用西方文論的長文，就外表面雖似乎與先生之作風有著明顯的不同，然而若就我所致力之方向而言，則固當亦爲先生內心所深許者也。因將此書命名爲《詞學古今談》，一方面固由於所收錄之內容有以古今中外相融會結合之意，另方面也希望改爲此一合乎時俗之書名以後，或者能使其較之前所出版的《靈谿詞說》一書之不合時宜者，能在各地新華書店中得到較多的徵訂冊數。

不久前，出版者來函要我爲此書寫一序言，而目前我正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手邊既無一篇原稿可資爲寫序時之參考憑藉，因此乃只能簡單敘寫此書雖爲《詞說》之續篇，然而却在書名及內容體例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改變的原因及經過如上。是爲序。

最後還有一點要加以說明的，就是今年十月四川大學將爲繆先生舉行九十華誕的壽慶，希望此書能得在壽慶之期出版。書稿編定後原曾函詢《詞說》之原出版者上海古籍是否願出版《詞說》之續集，俟接覆函云雖極願出版此書，但因出版任務過重，積壓稿件甚多，無法趕在繆先生壽期出版。而當時適有湖南岳麓書社及台北國文天地關係企業萬卷樓圖書公司兩家出版社，曾先後致函給我及繆先生商談出版之事，遂決定將此一書稿交付兩家出版社，並承兩家出版社熱心承允將趕在本年十月繆先生壽慶之期出版。我在此謹向兩家出版社表示感謝，並藉此祝賀繆先生的九十華誕之慶。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

葉嘉瑩寫于哈佛燕京圖書館

詞品與人品

——再論晏幾道

繆鉞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寫了一篇《論晏幾道詞》（先發表於《四川大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後來收入《靈谿詞說》中），論其詞兼及其為人。後來，與我合撰《靈谿詞說》的葉嘉瑩教授於一九八三年八月又寫了一篇《論晏幾道詞在詞史中之地位》一文（亦是先發表於《四川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後收入《靈谿詞說》），對晏詞進行了更深入的剖析。文中將晏幾道詞與《花間集》及李煜、晏殊、秦觀諸家詞作了比較衡量，認為，晏詞雖然辭句妍美，情事動人，能引起讀者之愛好，但在意境方面缺少感發力量，不能興起深遠之體悟與聯想。此文對於我很有啓迪之益。不過，從詞品與人品這個角度來看，對於晏幾道還有可以進一步探索討論的，所以我又寫此文。

現在我們先討論晏幾道的為人。晏幾道字叔原，宰相晏殊之幼子，生活在北宋中後期，與蘇東坡同時。在中國古代士人中，晏幾道之爲人是很特殊的。古所謂「士」，就是今天所說

的知識分子。士成爲一個獨立的階層，開始於春秋末期。當時孔子開私人講學之風，以官府之學的《詩》、《書》、禮、樂傳授弟子。孔子是沒落的貴族，他的弟子們出身也各自不同，總起來說，他們形成爲一個士的階層。他們本身，非官，非農，非工，非商，其出路主要是求仕，求仕不得則教書（孔子即其如此）。秦漢以後的士承繼這個傳統，都是要「學而優則仕」。不過，士之求官，又分上下兩等層次。上焉者，有政治抱負，想濟世安邦，建立功業，則必須取得政治地位才能施展，如北宋之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是也。下焉者，即是爲的作官之後，便於以權謀私，享受富貴，如北宋人所謂中狀元即「一生吃著不盡」，某個官僚所說：「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這一類人數量相當多，皆卑鄙不足道，而禍國殃民者亦往往出於其中。

如果結合到晏幾道來看，怎麼樣呢？他也是士，但是他不想求官。因爲從上一等層次來說，他沒有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可能他自覺無此才能。從下一等層次來說，他也不貪圖榮華富貴。他是宰相之子，本來就生長於榮華富貴的家庭之中，不必外求；晚年家境衰落，「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黃庭堅《小山詞序》），他又是能安貧的。所以他平生淡於宦情。

宋代士人求官，主要是通過科舉，即是考取進士。晏幾道既然不想作官，所以他未嘗應科舉考試（以他的才學，如果應考，肯定是中第的）。但是他是宰相之子，又不能作一個大梁

布衣，所以他還是要接受官職。宋代有一種門蔭制度，凡是大官的兒子，都可以任子授官。晏幾道大概是以門蔭入仕的，曾作過幾任小官，如監潁昌許田鎮、通判乾寧軍、開封府推官等（據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二晏年譜》、陳尚君《晏幾道生平零考》，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云：「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權貴之門。」可見他對於作官是並不熱心的，所以未到退休年齡（古制，七十致仕）即致仕了。

晏幾道之沈淪下僚，是他自己甘心情願的，並非受到排擠。相反，如果他想在仕途中飛黃騰達，倒是很容易的。他父親晏殊居高位作宰相多年，身歿之後，其門生故吏仍多在朝掌權者，他們懷念舊恩，都想提拔這位故相的郎君晏幾道。但是晏幾道稟性孤介，是不能應付官場的。黃庭堅爲晏幾道《小山詞》所作序中說：「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稱賞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沈於下位。」這就是晏幾道的特操。

有一個故事，也可以說明晏幾道是如何天真任性，不善於敷衍官場。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載一事云：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

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

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

夏著《二晏年譜》考定此事在元豐五年（西元一〇八二年）。「韓少師」即韓維，韓維從晏殊游甚久，故自稱「門下老吏」。晏幾道以監鎮小吏居然敢將平日所作的「側艷」之詞上於本道長官，無怪乎蒙「才有餘而德不足」之規誡。但是以晏幾道「不受世之輕重」之態度，當然也不會介意於此的。

晏幾道厭惡官場貴人之心情，甚至於達到偏激的程度。夏著《二晏年譜》引《硯北雜志》載邵澤民云：「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魯直欲見之，則謝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夏承燾先生謂此事蓋在元祐初年蘇軾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之時。當時蘇軾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名，許多士人願交而不能得，但是晏幾道却因爲蘇軾位居翰林學士的要職，而拒絕與他相識。

因爲晏幾道的個性，所以他平生交遊範圍很窄。根據文獻考察所得，與晏幾道相知最深者只有兩人，即是黃庭堅與鄭俠。黃、鄭二人都是沈淪下僚者。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以後簡稱《黃集》）中有涉及晏幾道者數事，可以考見晏之爲人，夏先生所撰《二晏年譜》偶未檢及。《黃集》卷二十三《王力道墓誌銘》謂力道之兄將葬其弟

時，謀曰：「知吾弟者莫若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魯直庭堅，將屬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黃撰王力道墓誌今存集中，而晏撰王力道文集序已失傳。《黃集》卷二十五《書吳無至筆》謂：「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嘗與之飲，飲間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刀賣筆於市。問其居，乃在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卓，大小皆可人意。」文中稱晏幾道爲「豪士」，說明其爲人縱弛不羈，而其酒客吳無至，雖是一個筆工，居然能臧否士大夫，也頗有俠氣，故黃庭堅以「酒俠」稱之。《山谷外集詩注》卷七有《次韵答叔原會寂照房呈稚川》、《同王稚川晏叔原飯寂照房》、《次韵叔原會寂照房得照字》數詩，可見黃庭堅常與晏幾道作詩唱和，可惜文中所提到的晏所作諸詩均不傳。黃詩中有「晏子與人交，風義盛激昂」之句，可見晏幾道是篤於風義的人。最值得注意的是，黃庭堅爲晏幾道的詞所作的《小山詞序》（《黃集》作《小山集序》，見卷十六）中論及晏幾道之爲人曰：

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痴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痴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爲然。

黃庭堅這一段話，舉出晏幾道的四「痴」，似貶而實褒，能點出晏爲人的特點，不愧爲知己之言。

晏幾道與鄭俠之交誼，不是以文章相知賞，而是政治觀點的契合。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少時受知於王安石。他中進士後，爲光州法曹參軍。熙寧七年（西元一〇七四年），鄭俠秩滿入都。因爲他在地作官時，目擊新法之弊，到京後，數次上書於王安石，言新法之爲民害者。王安石不聽。後來鄭俠受職監安上門，繪《流民圖》，並具疏陳新法之弊，上奏於神宗。神宗很受感動，遂命廢止一部分新法。新黨呂惠卿等大怒，對鄭俠進行迫害，並窮治其平日往還厚善者，晏幾道也受到株連。趙令時《侯鯖錄》卷四記其事云：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其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球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能幾時？」裕陵（按，指宋神宗）稱之，即令釋出。

從這件事看來，晏幾道平時與鄭俠往還厚善，並曾作詩相贈。晏幾道這首絕句詩是對新黨權貴的諷刺。他用托喻之法，說新舊兩黨之爭如同在場上比賽築球（築球是宋代流行的一種球藝競技比賽，參加者分兩隊以爭勝負。《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等書均有記載）。他自己是「支

頤」旁觀者，並不介入。後二句是說新黨貴人也不過是春風過客而已，他們之「主張繁華」（按，「張」讀去聲，「主張」即主管之意，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四引此詩作「主管繁花能幾時。」），亦就是當權執政，能有多久呢？恐怕很快就會消逝了。晏幾道雖不介入政治，但是關心政治，他冷眼旁觀，認為新法執行不善，對新黨權貴也深為不滿。這點與鄭俠的觀點是一致的，所以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晏幾道受到株連之後，幸而神宗是明白的，還稱讚他的詩，開釋了他。鄭俠終於被免職，編管汀州。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鄭俠《西塘集》條所載，呂惠卿之陷害鄭俠，還有深一層的用意：「由呂惠卿欲傾王安石，而俠與安國（按，安國是安石之弟）遊從厚善，遂起獄並陷之。」原來呂惠卿還有借此傾陷王安國以株連王安石的陰毒之計。王安石缺乏知人之明，最初非常信任呂惠卿，加以獎拔，使居高位，後來呂惠卿向神宗進讒言，欲取王安石而代之。王安石知道後，晚年痛恨呂惠卿，然已晚矣。所以陳振孫又說：「安石親惠卿而疏俠，豈惟誤國，亦以危身，後之君子，可以鑒矣。」

晏幾道《小山詞》中之內容無有涉及政治者，但是他僅僅流傳的六首詩中，則多有政治內容。《與鄭俠》一首，上文已說明了。另一首《觀畫目送飛雁手提白魚》詩云：「眼看飛雁手提魚，似是當年綺季徒。仰羨知幾避增繳，俯嗟貪餌失江湖。人間感緒聞詩語，塵外高踪見畫圖。三嘆繪毫精寫意，慕冥傷涸兩躊躇。」從這首詩中，也可以看出晏幾道對官場中營謀私利，爭逐傾陷的鄙視與恐懼。他雖不介入政治，但是對於當時的政治是能透視到其深處的。這是晏